

黑澤明**动感**作品集

(第 三 辑)

合

欢

鸟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一章 逐子出门

在太白山之巅，高出云表的山峰上，有一片约五十丈方圆的一块平地，仅靠近东北角上，如巨兽蹲坐的大石上，依石盖有一间仅容一人居住的茅庵，在劲风吹袭之下，发出吱吱响声。

庵前是一片光滑的石地，上面对坐着老幼二人。

老者须发蟠白，精神矍烁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和那冷峻的态度，使人望而生畏！

他身穿一袭麻衫，多耳芒鞋，手中拿着一根约三尺长的树枝，正襟危坐，脸上冷冰冰的，既无笑意，也没有怒容，仅以一双凌厉的目光，注视着面前的幼童。

至于那幼童是谁？说来更是赫赫有名，三年之前，曾在北京城中闹得天翻地覆，是个人见人厌，又人怕，大家都感惹不起，掌管国家法典的刑部尚书纪纲之子，外号人称小老虎纪豪。

后来闹得太不像话，被其父知道了，除锁在家中不准离开家门一步之外，并将随护的家人痛责一顿予以开革，以惩监护不周之罪。

其实，那些家人们很冤枉的，试想一个大臣的公子，他要想做什么，那些家人们能管得着吗？

再者孤掌难鸣，与纪豪一齐闹事的尚有很多当朝权贵之

子,小老虎纪豪,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。

另有绰号叫做李铁拐、金狮子、千里马、黑骆驼、五爪鹰、木客……等多人。

这一帮权贵子弟,有的是随声附和,有的是借势招摇,其中真正的领袖人物,则仅有小老虎和金狮子两人而已。

就这些成精的小豪杰们已经够热闹了,再加上随行的家人、院公、老苍头之流的怂愚教唆,更是如虎添翼,谁还管得了?!

由于都是年纪不大,兼有很硬的靠山,除一般庶民敢怒而不敢言之外,既是地方官府知道了,看在他们父兄的份上,少不得仍要替他们遮掩些,免得怪罪下来,丢了自己的前程不说,连家小的衣食可能都会成了问题。

虽然如此,但纸永远是包不住火的,也就是说常常走黑路,总会有遇到鬼的一天!

有一天他们这群小豪杰正在街上行走,突然迎面走一来乘小轿,为了没有给这些小豪杰们让路,便一言不合,在小老虎的指挥之下,把小轿给砸了!

这一来,乱子可闹大了,原来是皇姑私自进宫有事,为了免得惊动黎庶,故没有随驾执事开道,所以小豪杰误以为是一般百姓,便动手砸了小轿。

他们都是官宦子弟,自然有人认识皇姑的,一看苗头不对,便都溜之大吉,唯独小老虎可不理这么多,仍对着皇姑骂了几句方愤然离去。

这些小豪杰虽说皇姑不知,可是那些下人们可有人认识,故小老虎尚未回到家,纪纲已先行派人把他请了回去。

到家中纪纲二句话没说,便亲自动手绑了起来,方进宫去请罪,虽皇上恩施格外,未对纪纲深究,而小老虎却几乎变成了死老虎,且从此逐出门外,永不认这个儿子。

至于他遇到武林怪杰卫长风,也是很偶然的。

原来卫长风自三十年前输给昆仑一老之后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决心隐居起来苦心钻研，准备一雪昔日之耻，以遂领袖武林夙愿。

他这多年来，潜修一种无羁神功之外，并自创一套冷心剑法及金刚掌绝学。

那种无羁神功的威力颇强，一旦运用起来，任何兵刃均不足惧，唯有一点限制，那就是非要童身练起，方能达登峰造极之境。

只是卫长风由于年岁过大不说，且已非童身，故始终未达神化之境，致心余力绌。

为欲达此目的，据说可以老山参辅助，或可达到另一境界。

可是那些旷世灵药，以及奇珍异宝，完全凭自己的机缘，岂能随便可以找到？不然，偶尔不足为奇了。

卫长风便是从长白山失望而回的途中，在新安驿遇到季豪。

季豪本姓纪，怎会变成姓季？缘因纪豪是被父亲逐出门外的，为了不牵连任何人，所以就私自改为季姓，取其季和纪同音之故。

卫长风走到离新安驿不远时，忽遇倾盆大雨，遂进入一个小店内躲雨，准备在大雨过后，再行赶路。

不料这一阵大雨，竟下了个多时辰未停！

正当风劲雨骤之际，忽然增进一个小孩子，浑身衣服不仅全被雨打湿，且几乎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般。

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像卫长风这种人物，孤傲了一生，死在他掌下的有名人物，不知几多？

但当他看到突然而来的小孩时，也不禁为之动容。

他忙从身边拉了件衣服，正准备要小孩更换时，不想那小孩却“咦”了一声，小眼一瞪道：“哪来的糟老头，不经少爷允

许，竟敢占住少爷的宫殿？”

卫长风闻言，将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，十分不悦地道：“娃娃没有家教，怎么出口就骂人？”

“骂人还是看得起你！”

“看不起该怎么着？”

“我要揍你！”

说话中，那小孩一记黑虎偷心便向卫长风打去。

卫长风是什么人物，岂能被他的打着，就在小孩的小拳头将要及身之际，卫长风陡然伸出两指在小孩的曲尺穴上点一下，那小孩忽然失去了力道，身形也失去平衡，一头猛向卫长风撞去。

卫长风伸出去的两指又顺手向外拂了一下，那小孩的一个小身子，竟连滚带爬滚在小庙的墙角去了。

这顺手一拂，虽说卫长风未用什么劲，那小孩可受不了，半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小孩正在晕头转向，尚未摸清是怎么回事之际，即听卫长风道：“在我面前动手动脚，可算你找着了地方！”

卫长风说着，就伸手点了他的睡穴，右手一抄，已抱在怀中，宛如抱了个熟睡的小孩般，出门而去。

原来这时外面已经雨过天晴，所以卫长风不愿跟他闲磨，要急着赶路了。

时光匆匆，转瞬已经三年。

这三年中，卫长风除教他些拳脚工夫之外，连无羁神功，也教了些入门之法，以及全部口诀。

以上便是季豪和卫长风的结识经过，特在此加以说明，以后便知来龙去脉。

且说卫长风在帮助季豪运功之后，便独自感慨万分地说着，径往山下走去。

谁知就在卫长风刚走，季豪便从茅庵伸头往外张望了一

下，一跃而出，弯腰在地上拾起一根树枝，便立开门户，演练剑法起来。

蓦地！一片乌云盖天，只闻季豪发出一声惊叫，便已失去所在，只剩下四周的树木，尚在摇曳未停。

西昆仑之顶。终年积雪不溶，宛若一片银色世界。

忽然一声长唳，其声难听已极，尖锐幽长，不知是鬼是怪，只知唳声方落，那些久年积雪的冰峰，竟如发生大地震一般，轰隆，哗啦响成了一片！

接着从陡峭的山谷中，飞出一条黑影！

好快！转眼之间，已到了一处平坦的山顶之上。

啊！原来那黑影竟是个面色红润的老人，须发皓白，寿眉寸余，身穿一袭宽大的灰袍，大有仙风道骨，出尘绝俗之感。

只是他现在满面怒容，观察了一下，抬头向空怒喝：“孽障，还不赶快下来！”

空山寂寂，他向谁说话，莫非被山崩之势吓晕了头？

非也！就在那老者喝声方落，即见一片乌云闪处，突然激起地上积雪乱飞，从空降下一只似鹰非鹰，似鹤非鹤的怪鸟，仰首伸颈，不知是想啄那老者？抑是另有得意之处，在向老者表功？

那老者见怪鸟落下，即喝斥道：“这一声长唳，不知道要杀死多少生命？若再敢如此，将永不让你离山，免得多造杀……”

那老者的喝斥未完，便突然住了口，纵身一跃，即到了怪鸟跟前，从它那厚厚的长毛中拉出一个人来！

这是个十二岁的小孩，小拳头捏得挺紧，在他那小手之中，尚捏有两撮鸟毛，大概是惊吓过度，从怪鸟身上拔下来的。

那老者先伸手摸了下小孩的心口，然后拍拍那怪鸟的羽毛道：“这次将功折罪，不再追究，但下不为例，去吧！”

说完，抱起地上的小孩，身形起处，宛如一只大鸟般，仅几

个起落，便进入一座冰谷中隐没不见。

这座冰谷相当的深，不仅四周陡峭，且光滑异常，可是谷底的景色，却完全不同，若和谷外相比，简直像到了另一世界。

内面一条小溪，曲折蜿蜒，向南流去。

沿小溪两旁，一些不知名的山花，正争奇斗艳，扑面清香，令人陶然欲醉，可以说是人间仙境。

在谷的左壁上，有一个颇为宽敞的山洞，内面陈设，则简单已极。

靠正中间，有一座云床，在床的后边，有石桌一方，四边整齐的置有四个墩，上面置有文房四宝，及一本尚未合拢的书籍。

云床上，方才那位白发老者，正坐在上面，在他的面前平放着一个小孩，大概就是怪鸟掳来那小孩，因为那两撮鸟毛尚在他手中紧握着。

老者的一只手，正按在那小孩的命门穴上，显然是正在设法施救。

不过那老者的面色却时现惊容，只听他道：

“怪！这是谁的弟子，基础尚不弱呢！”

没有好久，那小孩忽然醒了，一骨碌从云床上爬起，即大声叫道：“糟老头，快打怪鸟！”

可是当他看清四周的环境时，不禁又咦了一声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怎么会到了这里？”

但当他又瞧见坐于云床上，颌首微笑的老者时，忙将老者上下打量了一遍，把小手一指喝问道：“你是人还是妖怪？”

“孩子，你大概被烟云吓坏了，哪来的妖怪？”

“过眼云烟，转瞬即逝，能吓倒少爷？我说的是那只黑色大鸟，你可是大鸟变的！”

“鸟是鸟，人是人，人既不能变鸟，鸟也永远不能变成人，

不管它的修为有多深,永远是个扁毛畜牲!”

“你从什么地方来?”

“从中州来,居此近百年了!”

“可是你救了我?”

“仅猜对了一半,其实即使我不救,过一段时间,也会自己醒过来的!”

这可把小孩弄糊涂了,闻言之后,忽然一阵沉然,良久,方醒悟地道:“哦!我知道了,大概怪鸟驮不动我,在此休息时,被你看见啦,所以就打跑了怪鸟,是不是?”

“孩子,你猜错了,烟云并无伤人之意,只能说它把你掳来而已!”

“又是烟云,可是有人叫烟云?”

“就是那只怪鸟,它的名叫烟云,清楚了吧?”

“哦!这样说来,怪鸟是你养的啦,先吃少爷一拳,看你还敢养怪物害人不?”那小孩说着,就一拳向那老者打了过去!

但是当他拳伸一半,又陡然收回来道:

“你这大年纪啦,少爷胜之不武,还是找怪鸟算账去!”

说着,就悻悻然往洞口走去。

那老者望着小孩离的背影,摇摇头道:“真是野马一匹,看样子非严加管束不可,只不知他是谁的弟子,这样掳人之徒,于理也觉不合!”

老者说着又喟然一叹,继道:“畜牲永远是畜牲,在理智上总是差着一些,看样子,真非亲自下山一次不成!”

自言自语中,已进入了沉思,约盏茶工夫,忽然又点了点头,自语道:“找徒无非是为了传艺,既然传艺,又何必一定要讲什么名份,错由错处来,就成全他吧!”

老者的话声方落,即见那小孩三蹦两跳地走来道:“喂,你这是什么鬼地方,怎么连个出路都没有?”

“无出路,是你的功夫不到家,等功力到了家,自然就有出

路了!”

“什么样的功夫才到家?”

“这看从什么地方来说了,不过最主要的仍为内功,因为内功是发挥各种武功的基础,若基础不良,不论有再好的招式,亦难发挥其威力!”

“你看我有没有内功?”

“有的!”老者简捷地答:“不过仅是点皮毛,距登堂入室之境,尚有十万八千里,必须下一番苦功才成!”

“需要好久时间?”

“依照你的资历来说,少说也得十年,才可勉强应付,不过另有速成之法,大概三年足矣!”

“三年也嫌太长,要等上十年,岂不连头发都白啦,咱们还是别谈了!”

“另有一种开顶大法,仅几个时辰,便可成功,只可惜一方面我的功力未达到那种境地,另一方面,我这里也缺乏一种灵药,只好流为空谈了!”

“那不是等于白说!”

老者说着,又闭目一阵沉思,良久,忽然又道:“你有冒险的精神没有?”

“怎么样冒险法?”

“生命之险!”

“生命之险?!”小孩惊讶地重复老者的话,像是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不敢遽然作答。

老者见状,即微笑道:“你从前的师父是谁,可否说给我听听?”

“是个糟老头,天天逼着我拜师父!”

“叫什么名字?”

“谁知道,他不说话,我也不问!”

“住在什么地方?”

“是一个山顶上，整天在上面喝西北风，烦死人啦！”

“从未下过山？”

“他根本就不让我下山，并且尚有一个什么鬼阵，把人困在内面，一步都不能动，所以我对他很气！”

“因此你连师父都没拜是吧？！”

“谁叫他逼我那么紧呢！”

“太任性了！望子成龙，望徒成名，若操之过急，反足有害！”老者慨叹地说着，又改变话题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纪……季豪！”

“可不能欺蒙长者哟！”

老者说此话的时候，虽语气很平和，但表情很严肃，尤其一双神光灼灼的目光，直看得季豪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忙低下头嚅嗫地道：

“本姓纪，后来被父亲逐出门外，方改……姓季！”

“以你的先天禀赋，绝非出于贫贱之家，一定是不学好，才被赶出来的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决定啦，最少将跟我学习三年，若敢不听话，我就叫怪鸟把你吃了！”

这老者看似很和善，但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威仪，这样的申斥，季豪连大气却不敢吭，尤其一说怪鸟，季豪更是有点胆怯，这是因为他曾经吃过怪鸟的亏，知道鸟不比人，可不和你讲那么多道理。

老者见季豪不再说话，知其已经就范，随道：“今天先到外面休息半天，从明天起，早上读书，午后练拳掌步法，晚上练内功口诀及打坐之法，现在去吧！”

季豪闻言，如获大赦般，忙往洞外跑去。

可是当他还未走到洞口，那老者又唤住道：“记着，谷中的一草一木都不许毁坏，否则，定予重责不贷！”

季豪不自觉地应了声：“是！”即一溜烟跑去。

春去秋来，日月流转，冰谷中虽四季如春，但谷外的变化，

却有显然的不同，已经再过一个月就满三年了。

不过季豪没有注意，假若留心的话，谷内溪水的涨落，也有三次之多了。

因为每至夏季，天气酷热之际，虽山上的冰雪从表面看无什么变化，可是谷中的溪水，每至夏天便涨一次，季豪到此，已三涨三落，显见已三年了。

在此三年中，季豪的内功不仅已有长足的进步，连轻软硬功，都和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语，尤以其身法一项，更见神妙。

在此三年中，那位老者，除教季豪的武功之外，从不多说一句，以致季豪也摸不清这老者的个性，所以也不敢过分放肆，只好默默的不断练功。

一日，老者忽然把季豪叫到面前，命他坐于地下，然后严肃地道：“再过半个月，就届三年了，老夫遵照诺言，命烟云送你下山去，我们缘尽于此，现在就准备去吧！”

季豪闻言，不知是年岁长了一点，抑是对这不苟言笑的老者发生了真感情，忽然有点不忍离开来，忙双膝跪地哀求道：

“师父，不是还差半个月嘛，徒儿再陪伴你老人家半个月，再离去不迟！”

“不必称我师父！”老者道：“你才来的时候并未拜师，再说我们也无师徒之份，只希望你记在谦受益，满招损两句话，你已经一错再错，绝不能再有三，不然，将永坠不拔之深渊，而为世人唾弃！”

老者说着沉默了一下，继道：“另有一点必须告诉你，从前所学系阳刚刚学，偏巧我教你的内功，也属阳刚，要知阳极则阴，假若能以两种功夫合而为一，便能受到达到另一境界，但绝不能自己冒险去试，须要有高人之助，或者灵药为辅均可！”

“哪里有阴功的高人呢？”

“这已经替你想过了，据我所知，目前白道高人中，虽有两位，但由于我久不出山，所以他们现在住在哪里，我也无法知

道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去找灵药！”

“哪里有灵药可找？”

“我这就告诉你，此去昆仑，有一玄冰峰，据说，在玄冰之下，有一种雪蝮蛇，终年藏于冰下不出，仅三十年出洞，不必多，只要能捉到一条，立即将它的胆服下，以两种口诀同时运功，将两种阳刚功力化而为一，便知其玄妙了！”

“雪蝮蛇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此物生长极慢，一百年仅长一寸，一般所见者，大多均属四寸长短，当然越大越好，假如若能遇到两尺长的雪蝮，比仙芝玉露还要好上十倍！”

老者说着又神色一正，十分肃穆地继道：“记清楚，此物专栖于玄冰之中，其毒无比，只有它的胆可食，而且它的胆不仅是治毒仙品，且属极阴之物，若有缘得到，吞食之后，即需立刻运功三大周天化溶，尤其要用两种心法，现在快去吧！”

“弟子在此三年，尚不知师父名号，可否赐知？”

“不要称我师父，快去！”

老者说此话时声色俱厉，大有立刻翻脸之慨，使季豪心中一寒，双腿一软，竟然又跪了下去。

那老者喟然一叹，又凄然道：“难道你真拖我下水不成，这样吧，若真觉得过意不去，就称我为冰谷老人吧！”

冰谷老人？这个名字相当生疏，显然是这老者有意搪塞，季豪虽心中怀疑，却也不好再问，只好叩了个头，但当他尚未站起身之际，忽听谷外传来一阵悠扬而细柔的啸声，听来十分悦耳。

季豪本是个小孩子，闻声觉得很好玩，随也气纳丹田，顺着外面的悠扬啸音附和起来。

由于他是初学乍练，听起来便有点怪声怪调，入耳难听已极。

他这一学不大紧，可把冰谷老人吓坏了，忙叫一声“快

走！”季豪尚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冰谷老人便像一阵旋风般，不由分说拉起季豪，急往光滑的谷壁上奔去，其势之疾，实难以笔墨所能形容。

这不过是刹那间的事，季豪连念头都未转过来，便听一声厉啸陡地响起，震得心血一阵翻腾！

幸有冰谷老人拉着，不然，可能将真气震散，而坠下谷来。

假若真的坠下，不要说是血肉之体，就是铁打金刚，也要被摔成四分五裂？！

谁知正在这个时候，季豪又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挣扎，使冰谷老人陡然生了一阵无名之火，随手掴了季豪两个耳光，随手点了季豪的晕穴，他才安静下来。

所好那阵厉啸并未好久，在季豪停口之时，便也跟着停了下来，否则，冰谷中的一切，真不堪设想了。

饶是如此，也有不少冰雪被震落谷中，冰谷老人所居的洞府，也被掩埋了一大半。

冰谷老人挟着季豪刚到了谷顶，烟云已先他们而至，正伸长着脖子，在剔翎弄羽，神情悠闲。

可是冰谷老人则是火人，只听他向烟云喝道：“孽障，训勉谆谆，不准你厉啸，难道你忘了不成，是否真要讨打？！”

不过他喝过之后，大概才想起罪不在烟云，随倏然住口，又喟然一叹道：“真是天命不可违！这一小劫果然应到你们这些孽障身上！”

他说着，就随手拍开季豪的穴道，眼望着东方，闭目合什，不知是在祷告上苍？抑是自赎罪愆？

唯有季豪却不理会这些，他在穴道被解之后，一睁眼，便雀跃而起，惊喜地叫声：“好大的天哟，三年都没见过啦！”

只是当他瞧见雪地上的怪鸟时，又记起了三年前的仇恨，即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你在此地，看我不剥掉你的皮，拔翎作扇子扇。”

喝叫中，已奋身而上，拳掌齐施，猛力向怪鸟攻去。

那怪鸟果不愧是只灵禽，这三年中虽说季豪已长高了不少，变成个小大人，但怪鸟对他仍然认识。

所以不论他攻的如何凌厉，那怪鸟只是满地游走、躲、避、闪、跃、腾、挪，一切中规中矩，毫不慌乱。

以季豪目前的功力，岂可和三年前同日而语，不但身具两家之长，即是江湖上，也可称为一流高手。

然而对于目前的这只怪鸟，却丝毫没有办法，不要说拔颌作扇子，连一根鸟毛也摸不到。

一人一鸟，斗有顿饭工夫，仍然没有办法，可是季豪，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了！

在这样冷的冰天雪地里，且已具上乘的内功，能把季豪累得满头大汗，其用力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只可惜季豪手中没有兵刃，不然，早就用出他的剑法了。

正当他斗得如火如荼时，忽听冰谷老人哈哈大笑道：

“傻孩子，快注意烟云的身法，它想教你一手哩！”

一语提醒梦中人，季豪闻言暗责道：“我怎会如此笨，竟然未想到这里？！”

他这一注意，可看出蹊跷来了，它那些闪、跃、腾、挪，都有一定的规则，并不是随意乱跳。

季豪对于各种身法，已有良好基础，所以仅观察了一阵，便十分诧异的向冰谷老人问道：“老前辈，它的身法和我学过的差不多吗？”

“哈哈，说的一点不错！”冰谷老人赞许似地说着，又道：“我教你的，就是烟云步法，也是从烟云身上学来的，只不过是适应了人的体质，将其中一部分略加改变而已！”

“它也会武功？！”

“不但会，而且奇高呢，不要说你，就连我老人家说上，若真动起手来，实把它没办法哩！”

“不要吓唬人好不好！”

冰谷老人见又惹发了他的脾气，同时不愿多费时间，便忙阻止道：“现在先不谈这些，将来便知我的话绝非戏言！”

老人说着，就走向烟云跟前，在它脖子上抚摸了几下，轻轻的嘀咕几句，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，仅见烟云点头伸颊，宛如表示已明白了似的，季豪在旁直瞧得小眼直眨动，有些既羡慕又怀疑的神色。

其实，他在想，假若有一天自己也能跟怪鸟说话，那该多好！

谁知他尚未想完，冰谷老人已吩咐道：“现在就去吧，命烟云送你一程！”

季豪闻言，正准备问他拿烟云如何送法之际，那怪鸟即一个腾跃，到了季豪跟前，将长颈一伸，钻进季豪胯下，连给人思索的余地都没有，便腾空而起，转眼即钻进了云端。

惊魂未定，又传来冰谷老人的语音道：“不要妄造杀孽，该饶人处且饶人，乃为人处世的实典，切记！切记！”

乘龙跨凤，虽无人见过，但能骑上一只怪鸟，也是得其所教。

晴空万里，冷风拂面。穿过一片云层，又进入一团白雾。

虚无缥缈，翻翻滚滚，

既像棉花飘空，又如柳絮飞舞。

无声无形，抓不着，捞不住，如真如幻，似实还虚。

条条河流如衣带，重重高山如丘垤。

怪鸟名为烟云，实是最恰当不过，因其腾空而过，划起一道灰影，像轻烟，似流云，故而称作烟云，谁说不当？

穿过千山，越过万水，关山重重，瞬息即至！

它先绕峰盘旋，低回，双翅乍敛，已栖于一座挺拔险峻孤峰之上。

季豪下得鸟背，往四周一打量，即道：“这就是玄冰峰么？”

怪鸟长颈一伸，戛然一声低鸣，算作肯定的答复。

于是季豪也学冰谷老人一样，伸手在烟云的颈子上一拍，说了声：“谢谢你，可以回去了！”

烟云陡瞪两只神目向季豪望望，突然翎毛一抖，即落下一根大翎毛，又用它那尖长的嘴衔起，递到季豪面前，直朝他手内塞。

季豪不知何意，茫然问道：“是送给我作扇子用吗？”

烟云忽瞪了下眼，接着又摇摇头。

“那是给我作装饰品？”

烟云又是一阵摇头。

“哦，我知道啦，你是送给我作纪念！”

烟云先点了下头，接着又是一阵乱摇。

“那是为什么，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？！”

烟云大概急了，口衔翎毛，陡然一甩，竟硬生生的插进坚冰之上，然后又点头向季豪示意。

这一插，倒令季豪吃了一惊，一根翎毛，竟能插进坚冰之内，倒真是天下奇闻，不要说见，连听也未曾听人说起过。

吃惊之余，也有一些恍然。随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是看我缺乏兵刃，要给我当兵刃用吗？”

“嘎！”烟云陡然发出一声长鸣，便腾空而起，转瞬之间，即消失于云端，隐没不见！

季豪仰望天空，非常感慨地暗念：“真是一只通灵神鸟，这几年实是错怪了它！”

思忖中，即从冰上拔上烟云留下的那根翎毛，在手中一打量，约有三尺余长，除较剑宽了一些之外，其翎边锋利的程度，与宝剑毫无二致。

随手一抖，哈，奇迹出现了。

一阵劲风过处，地上的冰雪，亦被劲风带得凌空飞舞，坚硬的冰地上，立刻出现一道深沟！

出人意料的事情，真不敢相信是事实！

但事实总归是事实。便不由你不信！

他意外的惊喜中，再把这根翎毛审视一遍，见其柔中带韧，虽说是羽毛，份量可算很重，掂量一下，大约有十斤左右。

这样的重量，若和钢剑相比，实在又不够分量，但以轻巧别致来说，钢剑又实难望其项背。

通体为铁灰色，表面上尚隐隐有五彩光影。

近柄除有一条横纹外，还附有一圈茸毛，宛如利剑的护手一般无二。

柄的颜色更新奇，表皮一层微近白色，晶莹光亮，内面有一条红线，从柄端直通入茸毛之内。

季豪审视良久，他乐了，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不料笑声刚发，蓦闻有人骂说：“你想死吗？”

这突然的一喝，令季豪吓了一跳！

惊怔也不过瞬间的事，一掠便逝，下面紧接而来的，即是发威了，只听他怒喝道：“什么玩意，快滚出来让少爷瞧瞧，看究竟是啥东西变的妖魔鬼怪，竟敢过问你家少爷的闲事！”

“好小子，有人吃生壳子，竟然还有人吃生糠起来，既是活得有点不耐烦，少不得就打发你上路！”

话音乃落，便见从那陡峭的冰崖上，跃出一个青衣人，生得豹头环眼，好一副凶恶的像貌。

手中提着一把砍山刀，身法还真不弱，仅几个起落，便到了季豪面前，将手中砍山刀一指，喝道：“快报上名来，大爷好送你上路！”

“呸，凭你这个鬼样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？！”

“可恶，少不得大爷真要教训你这狂妄的小子！”

喝骂中，砍山刀一举，就准备下击。

可是未等那大汉击下，季豪的动作比他更快，信手将乌翎一挥，直荡起一阵劲风，挟着冰雪，猛朝大汉身上撞去！